

英倫隨想——中華文明的遠行與歸途

吳志良

中華文明自古通過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對世界文明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中華文化在全球的印記，不僅是歷史的饋贈，更是未來的資源。

去年十二月，我隨全國政協一個代表團再訪英國，一種無形的思緒揮之不去：如何追尋中國在世界的印記，重構「東學西傳」的歷史脈絡及其與當代之聯繫，開啟中華文化全球影響力的新時代，讓世界重新發現，中國不僅是文明的學習者，更是文明的貢獻者？

劍橋的雨：對話與追問

細雨中的劍橋，康河的水汽氤氳着歷史的褶皺，我腦海中浮現的卻是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在劍橋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旁邊，就是紀念徐志摩的小花園。研究院的圓桌前，一位滿頭白髮的中東教授展開一卷泛黃的地圖，指尖劃過從長安到君士坦丁堡的虛線：「看，你們的瓷器和我們的羊毛，曾共享同一條路。」他的中文生澀卻誠懇，彷彿每個音節都在復刻馬可·波羅的驚奇。

項目組的俄籍蒙古族學生遞來一本十九世紀傳教士的手稿，扉頁上毛筆字寫着《論語》摘句，背面卻是拉丁文註釋的《易經》卦象。這些紙張沉默地證明：所謂「絲綢之路」，從來不止於貿易，而是思想的相遇和接力。

臨別時，我問：「為何選擇研究這條路？」一位年輕學者笑答：「因為它從未真正消失——今天的「一帶一路」，不過是換了列車的舊軌道。」

大英博物館：被凝視的文明

倫敦的陰天，大英博物館的穹頂下，圖書館的某一張書桌旁，隱約看到孫中山先生當年的身影，中國廳的遊客摩肩接踵，絡繹不絕。明代青花瓷在玻璃櫃中流轉冷光，敦煌壁

畫殘片與希臘雕塑比鄰而居。一個金髮小女孩跼蹐問母親：「這些花紋是魔法符號嗎？」母親輕聲念出標籤：「Dragon，象徵中國皇帝的權力。」

而在走廊盡頭的庫房，管理員掀開防塵布，露出成摞未編目的清末外交文書、嶺南商人的航海日志。「我們缺乏懂文盲文的人手。」他苦笑，「這些故事在等一雙中國人的眼睛。」

離開展廳時，夕陽正掠過羅塞塔石碑——三種語言銘刻其上，讓學者得以破譯埃及象形文字。而這裏的中文檔案，仍在等待自己的「破譯者」。

曼徹斯特的紙頁：沉睡的記憶

曼城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室，羊皮紙與宣紙共享同一縷暖光。

《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摹本靜靜攤開，墨跡裏藏着測繪傳教士與清朝官員的爭辯與妥協。隔壁書架堆滿民國時期的上海外灘明信片，背面潦草的英文寫着：「這裏的旗袍比巴黎時裝更大膽。」

管理員抱來一匣未整理的嶺南戲曲唱本，蟲蛀的邊角簌簌掉落碎屑。「有些唱詞我們看不懂。」她說，「但每段旋律裏都有茶葉的味道。」

窗外的工業革命老廠房投下斜影，我想起澳門議事亭前地的葡式碎石路——原來帝國餘暉與文明碎片，都在他鄉成了供人憑弔的標本。

巴斯浴場：溫泉裏的文明褶皺

羅馬浴場的硫磺霧氣中，導遊指着一塊出土的漢代銅鏡殘片：「看，這是軍團士兵從東方帶回的紀念品。」我心裏暗暗在問：「是三星堆的軍團嗎？」

蒸騰的熱氣裏，穿唐裝的留學生志願者正在講解，英語裏夾雜着「陰陽平衡」和「溫泉養生」。我們舀起溫泉水品嘗時，她突然背誦《蘭亭集序》：「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

暮色中，古羅馬石柱與喬治亞式建築交錯，我想起澳門大三巴牌坊——那些被火吻過的石雕，何嘗不是另一種文明的「浴場」？

歸途札記：未完成的敘事

希思羅機場的電子屏滾動着中英雙語廣告，英國紅茶與安溪鐵觀音在免稅店共享貨架。

翻看此行筆記，忽然讀懂那些未整理檔案的隱喻：它們像被季風吹散的蒲公英，在異國土壤裏沉睡，等待一場逆向的「西學東漸」——不是傳教士的布道，而是中國人自己的文明考古。

飛機掠過泰晤士河口時，雲層下的燈火如流動的瓷釉。或許該給澳門寫信：讓媽閣廟的香火接引這些流浪的紙頁，讓土生葡人的甜點師傅與嶺南古籍修復師共坐一席——因為文明



◀十月二十七日，在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A），人們在《多維：中國當代工作室工藝》展覽媒體預展上參觀。
新華社

小談黃鰭



自由談
霍無非

今年是蛇年。蛇棲水陸，出沒草木，近朱者赤，最像蛇的水生動物當數黃鰭，牠和蛇的形態、習性、食譜相近。毒蛇捕食，咬住獵物，注入毒液，待獵物完全不動了，不慌不忙吞食。黃鰭像個「猛張飛」，咬住獵物不鬆口，即使咬到人類的鉤鈎亦然。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說鱔肉「〔氣味〕甘，大溫，無毒。〔主治〕補中益血，療諸瘡。」並記述：「一種蛇變者名蛇鰭，有毒害人。」蛇鰭可能絕種了，今時難得一見。

年少時，摸螺捉魚是我們這幫渾小子的最愛，滿身泥水在河溝裏腳踏手摸，不時有塘虱、山斑、白鰻擒獲，而那黃鰭，在泥水中按住，拿出水面一瞧，褐背黃肚，在手中蜷曲扭動，乍一看像蛇，駭得猛力甩掉，待反應過來是鰭，早逃之夭夭。有時逮住不鬆手，滑溜的鰭體硬是從手指縫中溜走。所以黃鰭對我們而言，是又愛又恨又不甘。

黃鰭有一定藥性，民間有作藥膳的食俗。烹鰭之法，見諸古今撰著。清代袁枚寫的《隨園食單》，分「鰭絲羹」、「炒鰭」和「段鰭」三種做法，看出都慎加湯水，想像是用武火爆炒，「段鰭」的配料註明：「以冬瓜、鮮筍、香莖作配，微用醬水，重用薑汁。」寫得簡練，也給掌勺人留下發揮的空間。此外，嗜鰭的作家，亦有食鰭的文墨美篇存世，梁實秋筆下河南館子的生炒鰭魚絲，汪曾祺詳盡描寫的淮安全鰭宴，林清玄感念母親乞討鰭骨熬湯給子女補營養等，寫得活龍活現，母愛滿滿，看得口中生津。

我等凡夫俗子，烹鰭都是家常做法，沒恁多講究，自己喜歡就行，韭菜花、尖椒、春筍、萵筍、蒜苗、四川兒菜等，都可與鰭段爆炒，再撒些胡椒粉去腥提香，就更絕妙了。



如是見
丘樹宏

記得，我曾經寫過這樣的詩句——

一條村／一個人／一座山
／一座城／／為何讓我愛一生？！
一條村，指的是中山市的翠亨村，她是孫中山先生出生的地方。一個人，自然指的是孫中山先生了。而「一座山」，在我的心中，卻不是那麼簡單了，她既有自然的含義，更有人文的含義。

首先，她是指五桂山。五桂山是珠江三角洲西岸沿線最高的山峰，這是中山最有代表性的地理標誌。史書上講，五桂山花卉香飄百里，盛產沉香，故名香山。中山的母親河是岐江河，五桂山則是中山的父親山。

而香山，則是中山最早的名字，公元一一五二年建縣為香山縣。當時的香山縣，包括了中山、珠海和澳門等地方。香山是中國近代史的搖籃，她搖出了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搖出了一個偉大的隊伍：鄭觀應、容閔、唐廷樞、楊殷、楊乾安、蘇兆征、林偉民、唐紹儀、唐國安……搖出了偉大的思想：孫中山的振興中華、建國方略，鄭觀應的商戰思想，容閔的留學主張，等等。可以說，香山是中國近代文化的一座高山。

孫中山。不知道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歷史的必然，一代偉人的名字也有一個「山」字。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孫中山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是中山最為偉岸的一座人文之山。

中山市。一九二五年，為了紀念孫中山先生，香山改名中山。中山文化底蘊深厚、優質教育均衡發展，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粵港澳大灣區重要一極、大灣區西岸樞紐城市與創新高地、國家自主創新型製造業城市、全國文明城市，榮獲全球人居環

中山是座山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九周年暨香山更名中山縣一百周年

域最高獎項聯合國「人居獎」和「國家森林城市」「國家環保模範城市」等榮譽稱號，連續四次摘得全國政法綜治最高獎「長安杯」。中山是一座英雄之城、人文之城，也是一座和美之城。

我出生在遠離中山三百多公里外的粵北九連山區，一九八八年初選調珠海工作，二〇〇四年初調中山市任職。從山到海，後來又到了偉人的家鄉工作和生活，更是一種緣分和福分了。

由於家庭的傳統教育，我一直秉承着用真善美、帶著感恩去做人和做事，尤其是發自內心感恩改革開放、感恩這個時代。而來到中山，我又增加了一種特殊的情感，這就是對中山這座城市、對孫中山先生這個偉人的愛慕之情。因此，我在認真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一直堅持將發掘、弘揚香山人文作為個人的重點來做，後來又首倡「孫中山文化」理念，並力推將其列入當地人文核心品牌來做。在我自己，這些工作則成為了一種最突出的文化自覺。

功夫不負有心人，多年的努力終於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孫中山文化等八大文化工程進展順利，成功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翠亨村成功創建國家5A旅遊景點，成功舉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系列大型紀念活動，孫中山文



▲遊客參觀位於中山市翠亨村的孫中山故居。
中新社

真正的生命力，不在博物館的聚光燈下，而在日常的對話與咀嚼中。

後記：從澳門再出發

每一件流散海外的文物，都是文明的使節，而每一卷未啟封的檔案，都是待續的史詩。當我們追問「何以中國」，答案或許藏在他者的凝視裏——就像透過威尼斯的玻璃鏡，才能看清紫禁城的琉璃瓦究竟折射出多少種光。

無巧不成書，這些琉璃瓦，卻和英國紅茶一樣，與澳門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孫中山先生，也是從澳門經香港到英國避難的。我突然醒悟，澳門不就是中西文明對話的「原點」？沒錯，澳門就是理解「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鑰匙，是探索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驗場。但如何將澳門從「全球化初代節點」轉化為當代文明互鑒的「新起點」？

我腦海中一時想不到明確的答案，還將繼續思索。但是，我內心堅信無疑，從澳門再出發，不是回到過去，而是以歷史的厚度照亮未來。這座中西薈萃、古今同在、各美其美、美

美與共、不同而和、和而不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城市的真正力量，正在在於她證明了文明交融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而是人類曾經實現、並可再次抵達的現實。

◀十月二十七日，在英國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A），人們在《多維：中國當代工作室工藝》展覽媒體預展上參觀。
新華社

化正式上升為國家命題……中山市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大大提升，文化軟實力大大加強。

而我個人，也通過以上工作的開展，提升了綜合素質，還借機創作了大量文藝和社科作品。

究竟我與孫中山先生有什麼緣分呢？許多人總是這樣問我，我也不斷地問自己。二〇一一年，我創作的大型交響音詩《孫中山》在北京公演，我借機去了香山碧雲寺拜祭孫中山衣冠塚，想不到在此發現了丘氏與先生的緣分淵源所在。衣冠塚內有一九二九年孫中山先生靈柩奉安南京時的照片，我發現抬靈柩的八個人中，居然有三位是姓丘的。一查相關資料，原來當年先生在馬來西亞為革命籌款的時候，有一個丘家華僑為先生所感動，除了帶頭捐款，後來還跟着先生回國一起革命。先生擔任非常大總統時，這位丘家華僑先後給先生推薦了家鄉陽山七位丘氏堂兄弟給孫中山先生當衛士。當年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時，馱着宋慶齡轉移的也是丘氏兄弟。

有此發現後，每逢有人問起我為什麼對孫中山先生情有獨鍾、一往情深時，我就向他們講丘家氏族與先生的這個真實而感人的故事。當然，這只是一種帶調侃的說法而已，真正的原因，還是我出自內心的對孫中山先生無限的熱愛和景仰之情。

這一份特殊而深厚的熱愛和景仰之情，形象而集中地凝聚在了我創作的《中山是座山》歌詞中——

中山是座山／美麗五桂山／俯瞰伶仃洋／花香千里遠／中山是座山／古代名香山／人文鹹淡水／珠江唱嶺南／中山是座山／偉人孫中山／振興中華夢／點亮一片天／中山是座山／小城大中山／百姓勤創業／滄海變桑田／天時地利人和美／你我幸福好家園。

《中山是座山》，整首歌詞巧妙地以四個「山」為線索，貫穿聯袂，高度概括了中山（香山）的人文地理和歷史。這其中，也蘊含了我自己對中山的理解和詮釋，更傾注了我對中山深切的情感。

會畫符的人



人與事
王成偉

正月裏，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轉符，還帶文案：「據說今年破太歲，家裏有蛇，豬，虎，龍，猴的轉發一下，就破了，一年身體健康，平安順利，事事順心！」這是國際大都市上海哦，還是上海朋友在轉哦，還有人信這個？

記得老家村裏的鄧家叔叔會畫癩，醫院治不好的或嫌路遠不去醫院治療的，村人都請他畫。一邊半閉着眼低聲念誰也聽不到的咒語，一邊用食指在傷處上方三五厘米處的空氣裏畫着誰也不知道的字符。

少年時期，我對鄧家叔叔畫癩很是好奇，經常問東問西，他總是有問必答，熱情又有耐心。鄧家叔叔和我父親是小學同學，他兒子和我也是小學同學。去年春節回老家上墳還路過他家門口，他們父子還熱情地邀請我們喝茶，因為趕時間就客氣地婉拒了。有個原因，是多年前鄧家孀子離世了。一個

家裏沒了女主人，就沒了暖和氣兒，總覺得有些荒涼。

記得小學時和父親還去他家裏吃過一回飯。我們坐在灶台邊一口黑黝黝的水缸旁邊，熱情的鄧家孀子在灶上給我們攤了油光發亮的煎餅，多倒了不少芝麻油，很是大方，好像還加了雞蛋。在我老家傳統裏，只有來了貴客才攤煎餅。余家坡有句順口溜：「舅舅來了吃啥飯，烙油饅，打雞蛋，不吃不吃兩大碗。」由此可見，余家坡每家人的舅舅是最貴的客。想想也對，那是每個母親的至親。

那時，鄧家叔叔在灶前一邊填柴火，一邊提議把和我同齡的兒子「拜繼」給我們家，認我父親當乾爹。這是村裏流行的做法，通常是生下多病的孩子，「拜繼」的乾爹能去病去災，我弟弟兩三歲時就是因為幼年多病「拜繼」給了對門的曾家叔叔，他此

生就多了個乾爹，見面就親熱地喊「曾家爹」。這門親一輩子都作數的，哪怕搬進城市許多年，結婚生崽都要通知他的「曾家爹」喝喜酒。可惜鄧家提「拜繼」事宜時，我那同學和我都十一二歲了，實在有些牽強，父親嫌孩子太大，可又確實需要鄧家叔叔牽着他家的牛幫我們家犁地，就沒答應也沒拒絕，含糊過去了。我父親當年是我和我這位鄧家同學的在任老師，教語文和音樂，回家的路上我問原因，父親說，鄧家其實也就是希望多關照一下這孩子，可惜他實在不是學習的料。我這位鄧同學從小學習成績就差，從來都是全年級墊底的，在班裏時常佯裝着背悶不吭聲，永遠是牆角那個答不出問題的小透明。長大了，參軍吃不了苦沒幾天就捲鋪蓋當了逃兵，回家還被迫罰了好幾千；日後還把他爹暴打了好多回。這事讓我父親一直為他的小學同學痛心疾首，聽說前

幾年好像還把他們父子約到我們家「補課」，貌似成效並不大。和我聊起這事，父親憤憤地說，得虧那會兒沒認這不孝姓當義子。

不知什麼原因，過了三十年，想起他們家，始終念念不忘的是鄧家孀子在灶上煎餅的樣子。又想，她當年做的雞蛋，也可能是煮了水滑雞蛋吧，翻譯成普通話就是荷包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農村，唯一能招待貴客的，也就自家老母雞生的土雞蛋了。鄧家孀子離世這些年，他們家裏一眼看去就凋敝得厲害，路過時未進家門，也是因為倉促望去，這戶人家開着大門卻黑洞洞一片，屋裏不見一絲鮮亮的顏色。依然惦記的還有鄧家叔叔畫癩的符了，不知道已年逾古稀的他手藝還在沒。找他畫符畫癩的人應該不多了吧，因為空巢的鄉村早已沒多少人常住了。